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Masterpieces
Famous Reading
World-Famous
Masterpieces*

高尔基三部曲①

(苏) 高尔基 著
闵惊 译

 万卷出版公司

(苏) 高尔基

高尔基三部曲 (上)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译者: 闵惊



 万卷出版公司

© 高尔基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高尔基三部曲 / (苏) 高尔基著; 闵惊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3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724-7

I. 高… II. ①高…②闵…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935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446千字

印张: 20

出版时间: 200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陶 华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724-7

定 价: 45.60元 (上下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童年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1
第八章	94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50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92
 在人间	 207
第一章	207
第二章	226
第三章	242
第四章	254
第五章	283
第六章	298

童年

献给我的儿子



第一章

狭窄幽黯的小屋窗下，我的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穿着一身白衣服。他赤着脚，趾头怪模怪样地叉开着，平素温和的大手此刻默默地搁在胸前，手指也同样变了形。他那满含笑意的两眼如今紧闭着，好像两枚黑铜钱，往日和善的面庞变成了铅黑色，紧咬的牙关泛着微光，使我感到很害怕。

母亲只穿了条红裙子，正跪在父亲身边，拿着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木梳，将他那柔软的头从额头向后不停地梳理着。她一直在用嘶哑的低声嘟嘟囔囔，灰色的眼睛肿得好像要被大滴的泪珠所融化。

外祖母拽着我的手——她长得圆滚滚的，头和眼睛都很大，肉囊囊的鼻子十分可笑。她整个人都显得松软、朦胧、神秘。她也哭泣，不过哭的方式有些特别，似乎在为母亲的哭声伴奏。她全身颤抖，不住地想把我推到父亲的身旁去，而我却畏缩着藏到她的裙子后面。我感到既恐惧又难受。

我从没看到过大人哭，弄不懂外祖母一直对我说着的话有什么含义：“去和爸爸道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归天了，我亲爱的，寿限还没到，不到时辰就……”

我刚刚从一场重病中痊愈，生病时我的父亲——我清楚地记着，那么尽心地在我身边照顾我，陪我玩。然而后来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陌生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您是走着来的么？”我问她。

“走不了，我是坐船来的。人在水面上没法走，小鬼头。”她答道，“我是从下面来的。”（外祖母是指下诺夫戈罗德，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尼日尼”有“下边”的意思，所以小孩子误认为她是从下边来的）

这听起来真好笑，让人琢磨不透：我家的楼上有几个大胡子、深

色皮肤的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来自卡尔梅克的买卖羊皮的黄皮肤老头儿。你顺着楼梯就能骑着扶栏往下滑，如果摔了就会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些我很熟悉。然而它们与水又有什么关系？看来是她全弄错了，都搞混了。

“您干嘛叫我小鬼头呢？”

“就因为你爱说大人话。”她笑着答道。

她说起话来非常亲切，快活且流畅。自从见到她的头一天，她和我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此刻我只盼她带我走出这个房间。

母亲搅得我心烦意乱。她的泪水和悲嚎使我惊慌不安。我从没见过她像这样过：通常她都是个严厉的女人，从不多说一句废话。她既干净又整洁，长得像匹大母马；她身体很结实，两只手特别有劲。然而此时，她浑身都鼓蓬蓬乱哄哄的，样子很难看。她的衣服被撕破了，原本梳得光亮如丝的头发，像一顶贴在头上的大帽子，现在也披散到赤裸的肩上，甚至揉到眼睛里，一条辫子垂在父亲睡着的脸上摇摆着。

我在房间里已经站了好一会儿，然而她一眼都不瞧我，只是全神贯注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不停地抽泣。

值班警察和几个面色黝黑的农夫向门内张望着。

“快点儿把他抬出来！”警察不耐烦地嚷道。

遮挡窗子用的黑色披肩，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了起来。

记得有一回父亲领我去划船，忽然天空中响了一声霹雳。

父亲哈哈大笑，用膝盖夹住我，叫道：“没事儿，别怕，‘大葱头’！”

忽然间，母亲由地板上费力地爬起来，但立刻又仰面躺了下去，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合着双眼，苍白的面孔变得铁青，和父亲一样紧咬牙关。

“锁上门——把阿列克谢弄出去！”她气喘吁吁地怒喝道。

外祖母一把把我揉到一边，冲到门口。“不用担心，好人们。”她叫道，“别管她！看在基督的份上，都走开吧！不是得了霍乱！是正在生孩子呢！行行好吧，好人们！”

我藏到黑暗角落的一只箱子后，从那儿能看到母亲在地板上翻滚



呻吟，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外祖母在她身边跟着爬，温柔而快乐地念叨着：

“以圣父与圣子的名义！瓦留莎，尽量挺着点儿！圣母圣明，保佑……”

我被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来回爬着，呻吟，叫喊，碰撞着他，而他却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好像在嘲笑他们。

就这样忙了很久。好几次母亲挣扎着站起来，结果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则像个巨大的黑皮球，在房子里滚进滚出的。突然，黑暗中传来婴儿的哭声。

“感谢上帝！”外祖母喘着气说。“是男孩儿！”

她点燃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角落里睡着了，一点儿也不记得此后的情形。

我另外一个记忆是在墓地的荒凉一角：那是一个下雨天，我站在粘脚的小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被他们放进墓穴。墓穴底部满是雨水和青蛙——其中有两只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旁的只有全身透湿的警察、两位面色阴郁手持铁铲的农夫、外祖母和我。湿乎乎的雨点如同细碎的玻璃小珠子，不断地打在人们的身上。

“埋了吧！”警察吩咐道，说完便走开了。

外祖母又哭了起来，用披巾的一角掩着面孔。那两位农夫弯下腰，向墓穴扔下第一铲土。雨水哗哗地下着，两只青蛙开始朝穴壁上跳，但却被土块砸落到穴底。

“走吧，阿廖沙。”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头。我甩开她的手，不愿意离去。

“唉，上帝。”外祖母叹息着，那声调也不知是在抱怨我还是上帝。她静静地垂着头，在那儿久久地站着，直到墓穴全都填平了，她依旧伫立在那儿。

两个农夫啪叽啪叽地用铁铲平着地。

这时刮来一阵风，把雨赶走了。

外祖母牵着我的一只手，带着我穿过一片黑色的十字架，朝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呢？”我们走出墓地时，她问我。“你应该哭呀。”

“我没想哭。”我说道。

“好吧，你要是不想哭，就别哭了。”她轻轻地说。

真怪，她竟然让我哭。我很少哭，只有在受了委屈时才哭——从来没有因为肉体的疼痛而哭。父亲总是嘲笑我抹眼泪，而母亲则喊道：“你敢哭？！”

在那之后，我们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走在宽敞泥泞的大街上，街道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

“青蛙爬不上来了吧？”我问。

“哦，它们爬不上来了，上帝保佑它们吧。”她答道。

无论父亲或母亲，都没有这么亲切而频繁地念叨过上帝的名字。

几天过去了，母亲、外祖母和我坐在了一条船的狭小船舱里。我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裹着缠有红布带的白布，躺在船舱一角的桌上。

我在箱子和包袱上坐着，从凸出的、令我联想到马眼的舱窗向外望去。窗外雾濛濛的，泛着泡沫的波浪不停地溅在窗玻璃上，有时会溅满整个舱窗。这时，我就会本能地跳到地板上。

“别害怕。”外祖母用她那温柔的手臂把我抱起来，放回包裹上。河面上灰雾茫茫，远方一片黑黝黝的土地，在浓雾中时隐时现。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在晃动……只有母亲稳稳地站在那里，面无表情，两眼紧闭，双手枕在脑后，靠在舱壁上。她的脸色阴沉、冷酷，旁若无人。她一言不发，好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甚至连她穿的衣裳对我来说都感到很陌生了。

外祖母不时小声对她说：“瓦留莎，听话，你能不能吃点儿东西——就吃一小点儿……”

然而母亲依然沉默不语，面无表情。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低声低语，跟母亲说话时声音会稍微大一些，并且战战兢兢，谨小慎微，话也不多。我感到她很怕母亲。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儿，这令我与外祖母更加亲密了。

“萨拉托夫，”母亲忽然刺耳地大声叫道，“那个水手在哪

儿？”

甚至连她所用的词都变得奇怪而陌生。“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灰白头发的蓝衣人走进船舱，手里托着个小木盒。外祖母拿过小木盒，把弟弟的尸首放了进去。装完以后，外祖母伸直了胳膊，托着小木盒朝门口走去，然而她过于肥胖，必须侧过身才能挤出舱口的窄门，因此她站在那儿不知所措，看上去非常滑稽。

“唉，母亲！”我的母亲不耐烦地叫道，从她手里抢过小棺材。随后她们俩就不见了，我和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留在船舱里。

“你的弟弟离开我们了。”他躬下腰对我说。

“您是谁？”

“一名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一座城市。朝窗外看。就在那儿。”

黑土地在舱窗外慢慢地移动着，黑暗而且陡峭的土地升腾着白雾，好像是刚刚在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块儿。

“外祖母去哪儿了？”

“埋她的外孙去了。”

“他们要把他埋在地下么？”

“当然埋到那儿了。”

我告诉水手，埋葬父亲时他们还把两只青蛙活埋了。他把我抱起来，紧搂着我吻了一下。

“啊，小家伙，有些事你还弄不懂！”他说。“不用可怜青蛙——魔鬼与它们在一起——还是同情你母亲吧，你瞧悲伤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忽然间，在我们上方传来了刺耳的尖鸣和鼓风的声音，而我已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因此并不害怕。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一边抬腿朝外跑，一边说：“该下船了！”

我也不由地跟着跑，跑出了船舱。昏暗狭窄的舱道中没有一个人。在舱门附近，我看到楼梯上镶嵌的铜片闪闪发光。我朝上一望，只见有人背着箱包、提着行李。显然，人们都要下船，那么我也该下

船了。

然而，当我夹在那些农夫中来到船舷踏板的时候，人们都对我喊道：“你是谁？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推我，挤我，摸我。最后，那个灰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对大家说：“他来自阿斯特拉罕——从船舱中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到船舱中，把我朝行李上一扔，然后对我晃着手指头：

“要是再乱跑就揍你！”他吓唬了我一下，然后就走了。

渐渐地，我头上方的喧哗声安静了下来，汽轮已不再颤抖，在水面上静止下来不再噗噗作响。船舱中的窗子被挡上了一堵湿漉漉的墙，变得黑暗、沉闷；行李似乎变大了，挤得我不舒服。难道我就得这样永远独自被扔在这空空荡荡的汽轮上么？

我来到门口。门关得很紧，我扭不动铜把手。我举起装着牛奶的瓶子，拼命地向铜把手砸过去。

瓶子被打碎了，牛奶溅了我一脚，淌进了靴子的筒里。由于受到失败而感到十分失望，我躺到行李上哭起来，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汽轮又在水面上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子明晃晃的宛若小太阳。外祖母正在我的身边坐着梳头，她眉梢紧蹙，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她的头发很多，密实地覆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耷拉到地板上，不仅乌黑发亮，还闪着蓝色的光芒。她用一只手从地上将头发揽起来拿着，挺费力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插进厚厚的头发里。她的嘴唇扭曲着，黑眼珠显出愠怒的神色，她的面庞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既小又可笑。

她今天似乎不太高兴，不过当我问起她的头发怎么这样长时，她仍然用昨天那种温暖而又温柔的语调说：

“看上去这好像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去吧，让你整天梳理这些该死的鬃毛吧！’年轻时我为此而感到荣耀，等上了年纪的时候，我却诅咒它。你赶紧睡吧，小孩子！天还早呢——太阳刚出来。”

“我不愿意再睡了！”

“不愿意睡就别睡。”她同意了。她一边编着辫子，一边朝睡铺

那里看，母亲正仰面躺在睡铺上，身体直得如同一支箭杆，一动都不动。“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小声点儿说。”

外祖母说话就好像在用心地歌唱，每个字都像鲜花那样柔和，鲜艳而丰润，我很快就牢牢地记住了每一个字。

她微笑时，那黑得如同黑色樱桃般的眼珠儿睁得大大的，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光芒，在带着微笑的面孔上，快活地露出坚硬的白白的牙齿，尽管黑黑的双鬓布满皱纹，可是整个面庞依旧显得很年轻，很开朗。

可是这面孔却被软软的鼻翼、撑大了的鼻孔和红红的鼻头儿给破坏了。

她拿着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吸着烟草。她的衣裳都是黑色的，可是透过她的双眼，从她内心深处却射出一种永远都不熄灭的、愉快的、温暖的光明。她胖胖的，而且腰弯得简直成了驼背，然而举止却像一只大猫一样，既轻快又敏捷，柔软得也极像这个可爱的小动物。在她没来之前，我好像是藏在黑暗里睡觉，可是她的出现将我弄醒了，把我带到有光明的地方。

一根永远不断的线将我四周的所有东西都连结起来，织成美丽的花边。

她立刻成为我永远的朋友，成为我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最了解、最为珍贵的亲人。

是她那对世界崇高的爱引导了我，令我充满了坚强的勇气来应付艰难困苦的环境。

在四十年前，轮船行驶得还很缓慢。我们乘坐的轮船数日之后才到达下诺夫戈罗德，我清晰地记得开头的几天是多么美好。

天气转晴了，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到甲板上去。

头上是澄澈的天空，伏尔加河的两岸都被秋天染上了一层金色，像铺上了绸缎。

锈迹斑斑的轮船溯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懒洋洋地击打着蔚蓝色的河水，隆隆作响，船尾用一条很长很长的牵引索拉着一条驳船。

驳船是灰颜色的，模样就像一只乌龟。

太阳在伏尔加河的上空安静地移动着，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

生着变化，每时每刻都是崭新的。碧绿的山好像大地那华丽衣服上的华美皱褶儿。沿岸既有城市也有乡村，从遥远的地方看上去好像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有几片金黄色的秋叶漂动着。

“你看，多美呀！”外祖母不停地念叨着，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容光焕发，激动地睁大了眼睛。

她经常站在船边遥望河岸，把我给忘了。她双手交叉在胸前，嘴唇挂着微笑，眼里充满泪水。

我拽拽她绣着花边的黑裙子。

“嗯？”她回过神来，像往常的回答一样，“我好像打了个盹儿，做了个梦似的。”

“你为什么哭呢？”

“那是出于高兴，小伙子；而且我的身体也不好，我的宝贝，”她笑着说，“现在我已经老喽，把六十多个春夏留在了身后……”

她还会吸起鼻烟，然后开始为我讲一些希奇的故事：圣人、动物，还有善良的强盗和鬼怪幽灵。

她用平静而神秘的声音讲述着童话，脸和我贴得很近，睁大了瞳孔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心中灌注一股支配我的力量。她说话如同唱歌一样，越讲越投入。听她说话让人有种难以言表的愉悦，每回我听她讲完之后都会喊道：

“再讲一个！”

“那就再讲一个：灶神爷在炉台下面坐着，被面条儿尖儿扎了爪子。他坐在那儿摇晃着，不住地呻吟：‘哎哟，小耗子，小耗子！哎哟，我要疼死啦，小耗子！’”

她抓住自己的一只脚，坐在那儿前后摇来晃去，整张脸都皱了起来，好像她已经疼痛难忍了似的。

留着胡须的水手们围成一圈儿——一边听，一边笑，夸赞她，也求她再讲下去。“接着讲，老奶奶，再给我们来一个吧！”

后来他们便会说：“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时，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请我吃西瓜和甜瓜。然而，这一切都在私下里进行，由于船上有人禁止人们吃水果。如果他逮着谁在吃，就会抢走水果扔到河里去。他穿的制服很像岗警，制服上

钉着铜扣子，总是喝得烂醉。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她总是回避我们，一直都不说话。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高挑挺拔的身材，她神色冷峻，发辫像王冠一样盘在她的头顶——全身坚实有力，看上去总感到有一层看不透的雾或透亮的云朵笼罩着她。她那对和外祖母一模一样大的灰色大眼睛，冷冷地瞧着流逝的岁月。

一天，她板着脸说：

“妈，您自己让人家当成笑料了。”

“只要他们乐意，就让他们笑去。”外祖母敦厚地答道。“那还不好么！”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到尼日尼就兴奋得像个小孩子。

“快看，看它多美呀！”她大声叫道，手拉着我，把我推到船舷扶栏。“这就是你的尼日尼！多美啊！看那些教堂的圆顶——好像在天空飞呢！”

她兴奋得几乎要哭了，转过身对母亲说：

“你看看呀，瓦留莎！我估摸着，你都快把它忘了。为它的欢乐干杯！”

母亲不自然地笑了笑。

轮船停泊在河里，就在美丽的城对面，河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尖尖的桅杆矗立着。

一条装满了人的大船朝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小梯子，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那只大船上爬上甲板。

有个干瘦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面飞快地跑着。他身着一套黑色的大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长着一个鹰勾鼻子和一双绿晶晶的小眼睛。

“父亲！”

母亲大叫了一声，便扑到了他的怀中。

他搂着母亲的头，用通红的小手抚摩起她的面颊来，兴奋地尖声叫道：

“嗯，嗯，你这傻丫头！哈！这不是来了么！啊啊，嗒嗒嗒！”

与此同时，外祖母像陀螺一样转起来，一眨眼工夫就把每个人都

拥抱亲吻了个遍。

“过来，快点。”她把我推到众人面前，“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儿是雅科夫舅舅，这儿是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男孩子是表哥——都叫萨沙；还有卡捷琳娜表姐；都是咱们一家子的——你看有多少人呀！”

“你身体怎么样，老婆子？”我的外祖父问她。他们相互吻了三次。

这时外祖父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拍着我的头问道：“那么你是谁呢？”

“我从阿斯特拉罕来，打船舱里出来的。”

“他在说什么呢？”外祖父转过头问我母亲。

没等我回答，他就一把推开我说：“颧骨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他说：“到小船上去吧！”

我们乘小船靠了岸，顺着铺着鹅卵石的坡路朝上走，路两边的高堤上覆盖着被践踏了的枯草。

外祖父与母亲走在最前面。他的个头儿刚及她的肩头，但迈着小碎步走起路来很快；她却像在空中飘动着似的，俯视着他。

舅舅们一声不响地紧跟在后面：米哈伊尔舅舅的头发又黑又直，身材和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打着卷儿。

这时来了几个穿着鲜艳衣服的胖妇人，还有六个小孩子。那几个孩子都比我大，都不吱声。

我和外祖母、矮个子的舅母纳塔利娅一起走着。

她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面色苍白，挺着个大肚子。走不了多一会儿她就会停住脚，喘着气低语道：

“噢，我一步也挪不动了。”

“他们为什么要带你来？”外祖母生气地嘀咕道，“一家子笨蛋！”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让我觉得讨厌，我感到自己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陌生人。甚至就连外祖母也好像失去了以前的亲切感，显得疏远了许多。

外祖父尤其让我感到讨厌，他似乎一见到我就有一种敌意，这引



起了我对他的警觉，所以对他格外地留意。

我们爬上了坡顶。

在坡顶挨着右手斜坡处的地方，是一条大道的尽头，那里有一座低矮的小平房，抹着很脏的粉红色油漆，房顶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向外凸出来的。从外面观看，我觉得很宽敞，然而里边，分成一间间昏暗的小屋子，非常拥挤。

仿佛满是轮船的码头一样，随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在来回忙碌，小孩子像一群偷吃的麻雀一样蹿来蹿去，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也使人郁闷：整个院子挂着的全都是整幅的湿漉漉的布，到处放着桶，桶里盛着黏糊糊的各种颜色的水，水里泡着的也是布。

在靠墙的角落有一间快散架的低矮工棚，里面火炉中的柴火烧得正旺，好像有什么东西煮开了锅，咕嘟咕嘟地响着，还有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大声念着奇怪的词语：

“紫檀……品红……硫酸盐……”

第二章

一种深厚的、五彩缤纷的、古怪得无法形容的日子，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开始奔流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就像是一位慈祥而诚实的天才美妙地讲述的一个凄惨故事。如今我将过去回忆一下，偶尔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许多事情我都很想辩驳，加以否认，因为在那黑暗冷酷“一家子笨蛋”的生活里，事情简直多得不计其数。

可是现实远远超过了同情，这并非只是在说我自己，而是说那人喘不上气来的、充满令人害怕景象的狭小的环境。大多俄国人都曾有面对过这种环境，并且直到眼下还没有失却的真实的日子。外祖父家中，充满着人和人之间强烈仇恨的气氛，大人全都彻底中了仇恨的毒素，甚至连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中。

最后我才由外祖母口中得知，母亲刚来时，正赶上她的两个弟弟

强烈闹着要父亲给他们分家。

母亲的忽然归来，让他们的分家欲望更加迫不及待，更加尖锐了。他们担心我的母亲要讨回那份原本给她准备的——然而由于违抗外祖父的命令“自主”结婚而被外祖父扣压的嫁妆。舅舅们一致认为嫁妆按理应该分给他们。除此之外还为了谁在城里建设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的对岸库纳维诺村去，互相早就无情地闹翻了天。

我们刚到没几天，便在厨房中用餐时发生了一场争吵。

我的舅舅们唰地一下子跳起来，都俯身向前，隔着桌子朝外祖父的脸狂吼，像狗一样龇出牙，摇晃着身子。

外祖父用饭勺击打着桌子，满面绯红，声音刺耳地尖叫道：“我要把你们撵出去满街要饭！”

外祖母伤心的面孔也改变了模样，说道：“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吧，老爷子。早早给了他们，也早点儿得到安宁。”

“闭口，都是你宠的！”他大喊道，两眼冒火。真奇怪，不要看他个子矮，喊起来声音却出奇的大。

母亲由桌子一边站起身，缓缓来到窗前，背转身不去看他们，一声都不吭。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抬起手，冲着他弟弟的脸便是一记耳光。

后者大嚎了一声，抓住了他的哥哥，两人在地板上滚成了一团，传出一片喘气、呻吟、叫骂的声音。

孩子们都吓得哭了。挺着大肚子的纳塔利娅舅母使劲地喊着、劝着，我的母亲把她抱着拖走了；永远乐呵呵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妮娅把孩子们都赶出了厨房；椅子都被踢倒了；宽肩膀的年轻学徒“小茨冈”骑到米哈伊尔舅舅的身上，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这个头光秃秃的、胡子长长的、戴着黑眼镜的人，却心平气和地用手巾绑着舅舅的手。

舅舅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稀少的黑胡子扎到了地板缝儿里，呼呼地喘得令人害怕。

外祖父围着桌子乱跑，捶胸顿足地嚎叫着：“亲兄弟！亲骨肉！咳，你们这帮人呐……”

争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吓得跳上炕炉上，我怀着惊骇的好奇心